



古典学译丛



THREE WORKS OF
TERTULLIANUS

德尔图良 著作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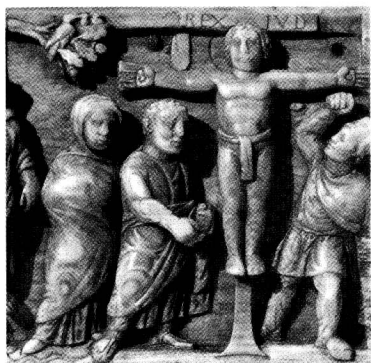
[古罗马] 德尔图良 著 凯 刘路易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古典学译丛



丛书主编 阮 炜 曹亚军

THREE WORKS OF
TERTULLIANUS

德尔图良 著作三种

[古罗马] 德尔图良 著 刘英凯 刘路易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尔图良著作三种/[古罗马]德尔图良著;刘英凯,刘路易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10

(古典学译丛)

ISBN 978-7-5426-4376-6

I. ①德… II. ①德…②刘…③刘… III. ①德尔图良—哲学思想 IV. ①B50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0774 号

德尔图良著作三种

著 者/[古罗马]德尔图良

译 者/刘英凯 刘路易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021-24175971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14

书 号/ISBN 978-7-5426-4376-6/B·305

定 价/30.00 元

“古典学译丛”出版说明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的学问高明。及至清末,中国的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有了初步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1937年至1949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1950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定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等。1990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苗力田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四卷本,王晓朝译)。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

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和《希腊志》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这样一个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著作。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革命和运动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部分。几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稍稍像样一点的西方大学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当然,国内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的引进并非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二三十年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炫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全球既有权力格局的深刻变动。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超越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对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不可逃避的态势必将到来,但中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相对滞后,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未来中国不仅应当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还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掌握了话语权的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建设,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仍然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研究,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介绍到中文世界,应当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

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极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尴尬。甚至一些学术名人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家早已站立起来了,却一直不能形成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中国视角的希腊、罗马研究。

目前西方古典学每年都有大量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比如说,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妇女服饰;比如说,西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的希腊雇佣兵;再比如说,练身馆、情公-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令人遗憾的初级阶段。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近几十年来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所以宜选择专题性更强的新近研究成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消化西方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古典学译丛”编者、译者
2010年3月

译者前言

刘英凯

德尔图良的拉丁文名字是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他的英语化 (Anglicized name) 名字为 Tertulian, “德尔图良”就是根据 Tertulian 音译而来。但是也有“特士良”、“特图里安”和“特尔图良”另外 3 个译名, 为中文宗教学者们所使用。

德尔图良是拉丁语基督教文献中最早的多产基督教作家, 是早期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士和反对异端的辩论家。德尔图良被西方学界称为“拉丁基督教之父”、“西方神学的创建者”、“拉丁语修辞学大师”、“拉丁语教会词汇学的建立者”和“西方第一个神学家”……

一、德尔图良的生平、历史形象、学术成就和重大影响

1.1 德尔图良生平的辩证

长期以来, 根据优西比乌 (Eusebius of Caesarea) 所著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 有瞿旭彤的译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和杰罗姆 (Jerome) 的《论名人》(De viris illustribus) 的描述, 中外学者都认为德尔图良生于北非的迦太基 (刘按, 今日的突尼斯境内, 是当时罗马帝国时代的非洲省的首府。对于这一出生地, 中外学者至今都没有异议), 是驻非洲的罗马军队内一位百夫长的儿子, 后来在罗马学业有成, 当上了律师,

在公元 197 或 198 年,皈依基督教之后在迦太基的教堂当上了长老(presbyter,基督教早期的教徒领导者。最早说他“当了长老直到中年”的人就是杰罗姆)。公元 207 年在罗马主教拒绝了孟他努运动(Montanist movement)所提出的“新预言”(New Prophecy)之后,德尔图良就脱离了教会,加入了孟他努派,成了该派的地区领导和孟他努主义热情而又杰出的鼓吹者。之后他又不满足于做一个孟他努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德尔图良派(Tertulianists)。按照杰罗姆的观点,德尔图良很长寿,活到了衰老的老耄年龄(decrepit old age)才离开人世。

可是 1971 年巴恩斯(T. D. Barnes)发表了著名的《德尔图良:历史与文献的研究》^[1],清华大学王晓朝说“巴恩斯的考证几乎全部否定了杰罗姆和优西比乌提供的材料”。然而巴恩斯如何“否定了杰罗姆和优西比乌提供的材料”,王晓朝却并未提及,而对于德尔图良的生平,他仍然沿用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观点,认为德尔图良的父亲“乃罗马军队里的一名百夫长……德尔图良早年赴罗马学习法律,然后在那里当律师”。^[2]“中译本导言”IV-V

巴恩斯在上述名著第 1 至第 5 章中指出,优西比乌对于罗马帝国的西部——非洲——的基督教发展兴趣极小,对拉丁语基督教文献的了解极其有限。而杰罗姆对德尔图良的认识又仅靠优西比乌,所以他们对德尔图良的描述与历史事实出入较大。德尔图良的父亲是百夫长的观点没有可靠的证据,甚至在罗马时代是不是有这样的职位都是需要存疑的。德尔图良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原因是,当时的迦太基是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是教育和文化中心,而德尔图良却在迦太基和罗马两地接受教育;在当时的迦太基,只有 10% 的人口能够读书识字;另一方面,当时只有 0.35% 的市民是基督徒,而基督徒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没有智慧和无知的——对这一点,本书中的《驳帕克西亚》第 3 章开篇伊始就明确地指出了)。巴恩斯认为,德尔图良接受了语法、修辞、文学、哲学和法律方面很好的教育。他的古典文学知识超过了同代的大部分人。本书《反异端的法规》第 39 章谈到德尔图良

可以辨识出一位名叫孟塔的作家和德氏自己的一位近亲所分别“创作”的悲剧和诗歌都是从维吉尔的著作中剽窃的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德尔图良对罗马古典文学的精通。另外他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造诣都达到了运用自如的程度。他留存下来的巨量作品是用拉丁文写作的,而学界公认,他用希腊语至少写出三本书,只是未能留存下来而已。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培育他的家庭属于富裕丰饶而又极具眼光的家庭之列。

说德尔图良“当上了律师”是把德氏与同名律师混同的结果。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同名的现象太多。笔者自己也注意到,圣经时代有 21 位叫“耶稣”的人,而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耶稣,在圣经时代,只能叫做 Jesus of Nazareth(拿撒勒的耶稣)方可同其他耶稣区别开来。刚才提到的“优西比乌”,当时的人们为了把他同其他六位著名人物区别开来,称之为 Eusebius of Caesarea(恺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其他同名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我们探讨的德尔图良比起同名的律师德尔图良还要年轻几岁。巴恩斯认为,德尔图良虽然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过不少罗马法的知识,但是他的法学素养从来没有比罗马时代接受过足够教育的常人水平高出多少。

自从杰罗姆说德尔图良在迦太基的教堂当上了“长老”,西方学者有人说他当过 priest(祭司),还有人说他当过 bishop(主教)。而巴恩斯的观点是,德尔图良虽然曾笃信基督教,但是从没有成为“神职人员中的一员”(member of clergy)。在德尔图良的所有现存的著作中,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得到过教会的任命,他倒是把自己列入有别于僧侣和教士的俗人之列。

德尔图良参加过孟他努派,中外学者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他走过的人生歧途,这是他的一段人生“悲剧”,就连给了他高度评价的冈察雷斯也说:“尽管他的许多神学著作带有孟他努信仰的烙印,这完全无损于他的……功绩”^{[3]p. 171},言外之意,德尔图良的孟他努信仰是一种带有负面色彩的经历。然而巴恩斯却认为,孟他努主义“在公元 3 世纪的早期,是迦

太基的天主教会可以接受的派别”。

德尔图良结过婚,妻子也是基督徒。德尔图良没有兴趣要孩子。妻子何时死去没有记载。德尔图良自己忏悔时承认,早年有过通奸的行为。

德尔图良也没有活到老耄之年,而是仍在盛年(still in the prime of his life)就结束了他短促而精彩的写作生涯,原因极有可能是“死于殉教”(cut short by martyrdom)。

1.2 德尔图良的历史形象

德尔图良是基督教世界的伟大人物,但是他不是完人。立体地揭示德尔图良的历史形象对于当代人全面地了解德尔图良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人们了解公元200—300年那一时代基督徒的宗教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有举一反三的作用。

虽然德尔图良在早年也有过持修不严谨的生活经历,但是他勇于忏悔,而且一旦觉今是而昨非,就幡然改变,弃旧图新,走了一条理论和和实践两方面的道德严谨主义之路。

德尔图良在道德层面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著作上:如《论补赎》(*On Penance*)、《论忍耐》(*Of Patience*)、《致其夫人》(*To His Wife*)、《论一夫一妻》(*Of Misogamy*)、《论处女戴面纱》(*Of Veiling Virgins*)、《论禁食以及反对物质主义者》(*Of Fasting, against the Materialists*)、《论谦逊》(*Of Modesty*)、《贞洁劝勉》(*Of Exhortation to Chastity*)以及《论戏剧》(*The Shows*)等等。这些作品是表现德尔图良道德主义严谨精神以及后世了解基督教风俗史的宝贵历史资料。

德尔图良是早期教会苦行主义(Asceticism)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戏院和圆形剧场内的戏剧、格斗和竞技等娱乐活动带有偶像崇拜成分,色情和凶杀的内容随处可见,基督徒理当避而远之。妇女不该佩戴金、银、玉石等饰物。处女必须戴面纱。他主张男人应当像埃及祭司,女人应当像修女那样坚持独身,他对自己的结婚经历也曾有过自我批判;在他看来,妇女的再婚是与通奸一样地不可饶恕。他的禁欲主义甚至走到了这样的

极致——他如此评论性高潮：“在快感最后的爆发波之中，我们难道不是感到我们的灵魂本身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吗？”

学者们用这样的判语评论德尔图良：像一块燃烧的木头；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似的信徒；道德上的严苛主义者；激情四射的、真诚的、嫉恶如仇以至于很难相处的、不妥协的，甚至是对人对己均可谓严酷的极端主义者；他不会不偏不倚，不会两头兼顾，没有温吞水似的超脱、淡漠，没有丝毫的灰色地带；有的只是正义感、严格的自律、高昂的情绪、刚烈和自信……

德尔图良作为久负盛名的神学作家，其写作风格也是每一位论及他的学者无不津津乐道的题目。德尔图良是“天生的辩论家”，他笔力精悍凌厉，雄浑遒劲，酣畅磅礴，有悬河泻水、锐不可当之势；他时常使用反语、双关语和归谬法，极尽冷嘲热讽、尖利辛辣之能事；他大量使用方言土语和古旧词汇，因而使得他的文风庄谐并存；他还大量地运用后世的文学和美学学者们才归纳出来的“形象思维”，奇思妙想，不落窠臼，显现出他的卓犖才华，尤其是到处挥洒自如的比喻显示出他闪光的修辞天赋和素养。这些特点在本书的3部作品中就有着不可胜数的十分生动的体现。

但是多名学者们也指出，德尔图良时常展现他情绪激昂的愤怒，在犀利、锋芒逼人的同时难免流于不够割切客观以至有偏激输理之处。

德尔图良有段名言“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学院和教堂有什么一致之处？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见本书中的《反异端的法规》第7章）……”德尔图良在这句名言中使用“借代”（metonymy）修辞格，用“雅典”借代古典哲学，用“耶路撒冷”借代基督教。这句名言突出地反映出德尔图良对哲学的排斥态度。但是，正如冈察雷斯所说，“尽管德尔图良明白地、反复地表示反对哲学在信仰问题上的渗入，但实际上，也许他不自觉——他自己经常受到斯多葛主义的影响，甚至他对塞内加（Seneca）的评价是很高的，而这一点与他一贯反对异教哲学观点的态度几乎是自相矛盾的。”^{[3]p. 165}

1.3 德尔图良的著作

德尔图良著作的总篇数,人言言殊。中国学者涂世华和王晓朝均认为,德尔图良现存的原著有 31 种。^[1]“中译本序”Ⅱ;中译本导言 涂世华按照主题分类,共有三种:护教类、论战类和修持伦理类。维基百科(Wikipedia)的分类是 4 类:辩护类(Apologetic);论战类(Polemical);教义类(Dogmatic)和论道德(On Morality)。其实,维基百科的 4 个分类和涂世华的分类虽有参差,但是,其“教义类”和“辩护类”可以合成涂世华的“护教类”,涂世华的分类有更大的概括性;而其“论道德”与涂世华的分类本质上是一类,而涂世华的分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但是维基百科提到了另一种维度的分类:时间的维度。该百科有一个重要的小节,谈的是德尔图良著作的年代学(Possible Chronology)。该小节论及:19 世纪林肯市的主教约翰·卡耶(John Kaye)提出了德尔图良著作的年代学顺序。卡耶把德尔图良的著作分成 4 类^[4]:

“可能在成为孟他努主义者之前”的时期(Probably Pre-Montanist);

“时期未定”(Indeterminate);

“可能在成为孟他努主义者之后”(Probably Post-Montanist)的时期;

“肯定在成为孟他努主义者之后”(Definitely Post-Montanist)的时期。

卡耶分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德尔图良已经翻译成英语的著作是 38 种。

维基百科还提到了其他 7 种著作,其作者到底是谁尚没有定论,它们也同如上 38 种德尔图良的著作一起仍然在德氏的名下结集出版。

1.4 德尔图良的重大影响

德尔图良在本书中的《驳帕克西亚》中提出的“三个位格,一个实质”成后世三一神论的基础。学界一致公认的《护教篇》、《驳马西昂》(又译成《驳马吉安》)和《驳帕克西亚》这三大名著以及《灵魂论》、《洗礼论》和《反异端的法规》等等为西方正统神学奠定了无法撼动的基石。他的一些话“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以及上述的“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

干? ……”成为西方文化共同遗产的一部分,成为一千多年来基督徒们耳熟能详的名句。

下面提到的神学学者都是在美国学者冈察雷斯所著的《基督教思想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基督教名人,他们都从德尔图良的著作中汲取了营养。

冈察雷斯在其如上著作中的第7—15章里指出,亚历山大派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的“道成肉身”学说得益于德尔图良;他对德尔图良的三位一体观点给予肯定,“在他的著作中常常看到三位一体信式”。克莱门特的学生奥利金(Origen,另译俄列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早期亚历山大学派的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利金“不仅知晓并且经常使用‘三位一体’术语,而且对三一论教义的发展有所贡献”,以后的“东方神学将从亚历山大派的神学那里汲取某些因素”。“罗马教会涌现出其最初的两位大神学家”之一是西坡律图(Hippolytus),他的神学“有两点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特别意义:道德严峻主义及三位一体教义”。这两点都与德尔图良神学因子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因为护教而名声卓著最终为主殉道的拉丁教会教父,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另译为西普里安)声称自己无日不读德尔图良的作品,并且称德氏为自己的“师傅”。“他的神学明显受到他称为‘师傅’的德尔图良的影响。”

“4世纪为基督教教会历史上新纪元的开始。”公元325年有300多名主教参加的尼西亚会议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皇帝君士坦丁建议“可以收用‘同质’(homoousios)一词,以说明子的神性”,“‘同质’一词……是西方自德尔图良时代起一直使用的传统教义‘本体同一’的近似译名”。公元362年亚历山大会议上,在讨论hypostasis(实体,用以说明某一事物的个性),ousia(本质,用以说明某一事物共有的本质)和substantia(本质,德尔图良用语)的关系时,“西方人习惯于用德尔图良的方法解释这个问题……”。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德尔图良持续不断的影

响力。在公元 5 世纪初期,被一致认为是“西方教父中最重要的和多产的神学作家”,最终获得“西方教会大师”声望的奥古斯丁(Augustine)所著的“15 册《论三位一体》确定了西方三一论神学将要遵循的道路”,而西方学界认为德尔图良是奥古斯丁的先行者(predecessor)。

以后的 1500 年里,基督教理论相对稳定,德尔图良对基督教的影响经过将近两千年的沉淀,已经世所公认,定于一尊。可是自从巴恩斯著作出版以来,西方人又掀起了一波长久的“德尔图良热”(Tertulian-fever),文章、书籍纷至沓来,不绝如缕。有人甚至说,“德尔图良的伟大比起奥古斯丁也有过之”。

二、关于这本书的三部作品

选入本书的德尔图良的作品分别是:

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反异端的法规》;

Adversus Praxeian (*Against Praxeas*)——《驳帕克西亚》;

Adversus Judaeos (*Reply to the Jews*)——《给犹太人的回答》。

按照上述卡耶的分类,《反异端的法规》和《给犹太人的回答》属于“可能在成为孟他努主义者之前”时期的作品;

而《驳帕克西亚》则写于“肯定在成为孟他努主义者之后”的时期。

《反异端的法规》是属于反异端的论战主题。上述冈察雷斯的《基督教思想史》对于《反异端的法规》明显情有独钟,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冈察雷斯认为“在他的这些著作中,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是《反异端的法规》,以后我们就简称为《法规》”,因此他用不少于 1000 单词的篇幅对这部作品进行评论。

《法规》的前 7 章是一般地谈论异端,向人们指出不必为了异端的出现感到惊讶,因为新约圣经已经预言异端的到来,信徒们看到圣经预言的应验会有加强自己信心的作用。异端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哲学,他们

是用古代哲学家们的谬误替换了信仰的准则。前面两次提到的名言“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就是在这样的评论后提出来的。《法规》的随后 7 章讨论真理的性质。基督教真理……是耶稣基督完整地一次性地赐给教堂的，信徒的责任是只要接受就行了。《法规》论据的核心是第 15 章。德尔图良在这一章里指出圣经的所属权问题。以后的各章里的论述是，异端对圣经经文无权使用，圣经是属于教会的。只有教堂才能使用它。圣经以及真正的教义——最早是基督宣布了信仰。使徒散播信仰；他们把教堂当成自己的受托者建立起来。所以，信仰是有使徒传统的，是通过使徒教堂从使徒那里传播下来的。信仰法则正是使徒们传给他们的继承人，而这些继承人又传给他们的合法继承人。教会能证明自己享有自己这一遗产的权利。第 32 章和第 36 章均强调了散布在各地的基督教著名教堂都是使徒建立的，而且能够证明当时的主教和众使徒之间有连续的统绪，这些教堂都传授同样的教义。即使不是使徒设立的教堂，由于它们的教义与使徒教堂相同，也就是使徒教堂了。这就是基督教思想发展历史上的著名的、留下深刻印记的“使徒统绪”学说。德尔图良继续论述说，教堂有权把圣经当作它们不可分割的遗产。持异端者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传播的是歪曲了的教义，因此他们无权拿圣经做依据。唯独一直使用使徒教义的教堂才有使用并解释圣经的权利。德尔图良的论证以压倒的气势证明，如果异端无权使用圣经，那么他们想通过与正统信仰派的讨论，引导正统派背离真正的信仰，是毫无可能性的：法规有绝对的权威，它把异端排除在讨论之外。唯有使徒的教堂才有权决定什么是基督教教义，什么不是。德尔图良实际上是为了使徒教堂的权威及其独有的解释圣经的特权而辩护的。他的辩护字挟风雷，气势恢宏，充满逻辑的力量。在直到第 43 章的最后几章里，德尔图良又对持异端者的各种乖张行为作了体无完肤的揭露。这种从内到外、沦肌浹髓的批判强有力地打击了异端。但是德尔图良深刻地认识到对异端的打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他在最后一章，也就是第 44 章结尾处公开申明，“我们应该在

不同的论文中针对这些异端中的某一些给予回应”。

随后，“肯定在成为孟他努主义者之后”的时期，德尔图良对“这些异端中的一位”——帕克西亚“给予回应”，写出了更加著名的《驳帕克西亚》，这部作品也属于反异端的论战主题。这是冈察雷斯的《基督教思想史》一书大篇幅给予充分肯定的唯一的另一部作品。冈察雷斯说，“《驳帕克西亚》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中的专用字句和名词，成了几世纪之后公认的神学术语的先导，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的术语就是这样的”^{[3]p. 169}。

德尔图良在这部篇幅为 31 章的作品的第 1 章里开宗明义介绍说，帕克西亚是第一个从亚洲把异教引进罗马的人。在叙述了帕克西亚的一件历史性的恶行之后，德尔图良用比喻指出，“虽然许多人还沉睡在对教义的无知之中，而帕克西亚的稗子已经更广泛地播撒了，甚至也在这里结了果实……帕克西亚的稗子已经把种子散播得无处不在，这些种子藏匿了一段时间，在伪装之下掩蔽着它们的活力，现如今，都已经迸发出鲜活的生命。”这就成功地向读者揭示了帕克西亚的极大破坏作用和潜在危险。在第 2 章里，西方神学中的最初的最重要概念“三位一体”(trinity)、“统一性”(unity)、“安排”(economy)“位格”(person)、本质(substance, 或译成“实质”)全部“崭露头角”。德尔图良强调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一体的，共有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本质，但是却丝毫无损于他们是不同的三个位格这一事实：“这里的三位，不是指其身份，而是指其等级；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形式上；不是在其权能上，而是在其表现上；但是，就其同一实质、同一身份、同一权能，那就是一位上帝，就其等级、形式和表现而言，就有圣父、圣子以及圣灵的名义。”这是西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经典性论述。不少学者说这种等级说法有“圣子次位主义”(subordinationism)的色彩，但是正如冈察雷斯所言“不损害他对三位一体论的天才论述，而成了数世纪以来西方教会基本信条的先声。”^{[3]p. 172} 德尔图良在第 8 章运用他杰出的比喻天赋，用树根和大树、源泉和江河、太阳和光线的关系形象生动地论述到，“我们声明圣子是圣父的延伸，没有与圣父分离。圣灵也声

明说,上帝发出道,道接受了圣子之名作为自己特别的称号……道也从未与上帝相隔。”在第12章德尔图良引用圣经语录用以证明神性中位格的复数特点。第13章强调:有关位格的复数性以及本质的统一性在圣经中各个章节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圣经里没有多神论,因为坚持统一性就是抵制多神论的好方法。第14章又表达了德尔图良的重要思想: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区别是圣父是目不可见的,圣子是可见的。第17章认定,“全能的上帝”、“至高无上的”、“万军之神”、“以色列之王”,以及“绝无仅有的一个”等称呼圣父的“头衔”也同样“适用于圣子,而不是像帕克西亚所说,只适用于圣父”。第19章强调“圣子与圣父协同创造万物。二位协同的这一合作并不与上帝的统一性有什么抵牾”。用以批判帕克西亚的身份理论。在以后的各章里,德尔图良使用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中的各个福音书的章节,无可辩驳地批判了帕克西亚异端的荒谬无稽和虚妄以及正统观点的有根有据和毋庸置疑的性质。第29章批判帕克西亚所宣扬的“受苦受罪受难的是圣父”这一观点的荒谬性;第30章的论述重点是,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坐到圣父右手边的是圣子。德尔图良用最后一章——第31章为自己的这一名篇做了极具概括性的总结:帕克西亚异端学说“包含着与犹太教信仰的相似性,这就是犹太教的本质——相信一个上帝而拒绝承认在他身边的圣子,以及圣子后面的圣灵。”;而“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构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巨大区别”。

本书的第三部是《给犹太人的回答》,它包含14章的内容。第1章使用圣经中《创世记》、《希伯来书》和《出埃及记》中的字句做出定谳似的预言:基督徒将战胜犹太人。有重要意义的第2章到第6章探讨了原始的律法(primitive law)、摩西律法、割礼和安息日共计4个问题。第2章强调上帝的律法,即原始的律法在时间上先于摩西律法400年,摩西律法具有暂时的性质。这一章提到亚当、亚伯、以诺、诺亚、麦基洗德和罗德均未曾接受割礼,却都从上帝那里得到很好的命运。德尔图良由此向人们传送这样的信息:割礼的规定都已经过时,并非必须遵守。第3章讲述了亚